

随笔

女儿茶里三声叹

杜静

这江南茶，又叫女儿茶的，其实，最早是被人当做解暑的一种民间饮品。因为它所用的器具简单，平民百姓皆可品饮，只那么一壶开水青山绿水的浸泡，袅袅的香气便在大街小巷中流淌出来。

安阳的市井小巷也是那样古朴而湿润的，丁香一样的姑娘踏在青石板铺就的路上，身后拖着长长的青丝乌发和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佳话，女儿茶就在这样的茶乡故里一传就传了上千年。而我坐在这古朴的小镇里，却胆怯起来，恍惚起来，脑海里浮现出我亲爱的舅母来。

舅母爱饮茶，尤其是擂茶，这让人跟她的粗枝大叶和对生活的毫不讲究联系不起来。舅母原籍湖南，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女儿多，在15岁那年便被她的养母带至山东抚养，长大后并在北方成家，从此便与故乡千里相望。在北国生活的她从此也有了北方女子的豪爽，干起活来干练麻利，说起话来竹筒倒豆子噼里啪啦，就她这么一个风风火火的人，却有着对女儿茶缠绵不断的依恋。我现在想来，定是她自小离家的缘故吧，千里相隔，多年不见，唯有喝一杯女儿茶，在她的心里才能够勾起她对家乡的回忆。

女儿茶分很多种，在南方茶区，勤劳的各族少女自古以来都是茶叶

生产劳作的主力军，她们常常迎着朝露，顶着烈日，冒着风雨，踏着夕阳，早出晚归，采茶制茶。茶叶融入了她们的情感，茶叶寄托了她们的希望，她们采制的茶叶因此被称为“女儿茶”。少女时的舅母便是那群茶姑里的一个，耳濡目染中的她更是对茶有了一份深深的感情和牵挂。来到北方后的她更是常常感叹，什么时候我再能回到家乡采一次茶。

擂茶不是大茶种，也只有湖南一带的人才经常喝得到它，在以前交通经济都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喝到擂茶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做擂茶的过程也是她享受的过程，只见她坐在院子的竹椅上，双腿夹住一个陶制的擂钵，抓一把绿茶放入钵内，握一根半米长的擂棍，频频春捣、旋转。边擂边不断地给擂钵内添些芝麻、花生仁、草药、黄花草等。

待钵中的东西捣成碎泥，茶便擂好了。然后，用一把捞瓢滤过擂过的茶，投入铜壶，加水煮沸，一时间满堂飘香，香气四溢。她说，在她的家乡，男女老少天天都要饮茶。塘上的茶壶，终日热气腾腾，茶是他们生活中最普通和必不可少的饮料。逢

喝到高兴，她就拉了我到身边，一边摸着我的手，一边说：“瞧我外甥女这手长得多好，细细长长的，是采茶的好料。”

有一年，正遇上茶贩来我们小城卖茶，各种各样的茶式，在集市上摆满，舅母便定定地站在集市上，从这摊看到那摊，仔细地辨认，认真地挑选，出生茶乡的她辨认茶质的好坏最为拿手，连茶商也不得不惊叹她的技术。满载而归的她回家后便把煮茶当做一件大事来做，天天给我们换着样煮茶喝，弄得我们大家都没一顿好饭吃，我却总算跟着她弄懂了什么叫阿婆茶什么叫姑娘茶。

如今，南方的茶越来越寻常地流入了寻常百姓家，各种茶楼、茶庄开得热热闹闹的，我的舅母却再看不到了。

那一年我一直以为她会好的，她在病床上给我戴上了结婚手镯，那是她离开家乡时带来的唯一物件。我傻乎乎地说：“舅母，你病好了我就带你去喝茶，喝最好的擂茶。”她只是笑笑，声音却没有平时洪亮了。那一年没有过完，她便走了。

都说人生如茶，茶如人生，殊不知，那茶水配酿的全是人间最平凡的生活，最宝贵的情感。那采茶女子来了，袅袅娜娜的，身后是长长的雨巷，绵绵的过往……



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风光(二)

张云波 摄影

文苑撷英

古诗词里童趣多

刘昌宇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池上》中写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是一幅充满童趣的画面：天真活泼的小娃撑着一只小船偷采白莲，回来时却不懂隐藏自己踪迹，荡开的浮萍中有一条水道船尾闪现，从而暴露了自己的行踪。读来温馨可爱，孩子憨态跃然纸上，让人忍俊不禁。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首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把乡村儿童玩耍之余会为父母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的形象描写得栩栩如生，让人感受到他们的懂事与好奇。而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里却这样写

道：“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大儿和二儿，都在忙活着，小儿却要无赖，横卧在溪头草丛，剥着刚刚采下的莲蓬。短短数句，一个顽皮淘气的孩童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让人从中体味童心灿烂，童趣盎然。

李白的一首《长干行》更是情真意切、韵味悠长。在诗里他写道：“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在这里，童男童女一起嬉戏、天真无邪的情景，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小时候与小伙伴们玩过家家等游戏画面。全诗朴素真实、句句含情，直抒胸臆，表现了童年那种最真挚、最纯净的美好情感——“青梅竹马”和“两小无猜”，千百年来

这不知拨动了多少读者的心弦，令人乐从中来，不由得怦然心动。

童心如花，童趣美妙。“篱落疏疏一径深，枝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这首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宿新市徐公店》堪称是童趣诗里写得最为著名的，诗人把儿童在明媚的春光里，追蝶的欢跃情态写得活灵活现，让现代忙碌的人们心生向往。唐五代的胡令能《小儿垂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黄庭坚《牧童》：“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院闻”。白居易《观游鱼》：“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苏轼的《初夏睡起》：“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诗中真切地写出了儿童日常生活的情趣，读来朗朗上口，让人倍感亲切。

透过这一首首生动的童趣诗，又勾起我们对童年时光天真烂漫的回忆，体会到童年的纯真与好奇，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博古斋

寿山石印章

陈永坤

寿山石是叶蜡石的一种，质地致密松软、通灵凝腻、绚丽多彩。品种有产于水田中的田坑石、产于溪流河中的水坑石和产于山洞中的山坑石三种类型。尤以田坑石(又叫田黄石)最为名贵。其石晶莹透彻，色如蒸栗，极不易得，稍大一块就价值一两万元，故有“一两田石一两金”之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1951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曾交出的一套祖传宝物——乾隆皇帝的田黄石印章，共三钮，是由活链衔接在一起的，雕工细

腻，精美绝伦，可谓当今世上田黄石印章中的佼佼者。

用寿山石制作印章，必须根据开采出来的石头形状、色泽、纹理进行取材和艺术加工，通常要通过制坯、刻钮、磨光、上蜡几道工序才能完成。在石章上雕刻加工又分为“刻钮”、“薄忌”和“线刻”三种。“刻钮”即在石章头部雕刻成走兽、博古、翎毛、果蔬等钮头，“薄忌”即在石章表面作一些浅浮雕，根据石料的天然色泽及若干裂痕、砂点等弊病，依石就势，镂

刻成鲜花硕果、山水人物、鸟兽虫鱼等，顺理成章，十分自然。若利用得当，甚至异峰突起，妙趣横生。“线刻”即在打磨得十分光亮的石章上依据石头的纹路和形状，用修光刀刻画一些山水景物加以装饰而成，脉络分明，气韵生动。

这些印章磨光和油蜡拭擦后，镶在以绸布为衬底的装璜盒内，既是艺术欣赏品，又是实用工艺品，深受人们、特别是印章收藏者的喜爱。

男人部落，中年丧妻

李先后正在审理一个民事案件时，忽然接到一个不祥电话，老婆在回老家的路上出车祸了。他顿时傻了，惊道：“完了，完了。”

跟他报信的电话只说老婆被撞伤了，没说已经停止了呼吸，怕他受不了，电话里只说伤得很重，让他急速赶到。等他焦急地走在路上时，不断打电话问在哪家医院，对方却一直让他去现场，他还发了很大的脾气骂，为什么还不送医院，却丝毫没往更坏里多想，终于他赶到了，自己却傻了一样。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他嘴里翻来覆去地念叨着。一切摆在面前，妻子安静地躺在一袭白布下，他看了看不远处已经凝固住了的血迹，仿佛有点不情愿地在白布旁，伸手轻轻地掀起白布。妻子脸上并没有血，只露出很痛苦的表情，眼也没完全闭上，好像平时和他调情时一样半睁不睁的样子。他看着围观的

人，还是伸手为妻子擦了擦眼皮，这才又抬头看看天，眼泪不由自主地顺着眼角流下来。

事故和丧事办完后，已经过去半个月了，李先后才上班。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寂寞就容易胡思乱想，总能把过去自己最美好或最思念的事想出来，李先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又一次不自觉地想起少年的事来。

那是在他八九岁的时候，他从小个子长得快，理所当然地成了自己家那一带的孩子王。邻家有个小妹，才四五岁的样子，常常只是静静地看他们疯玩，他们打闹的笑时，她也跟着怯生生地笑，看样子很想参加进来却又不愿参与进来。一次，他大胆地走过去对她说：“别怕，来和我们一起玩吧，没人敢欺负你。”

他们从此成了好朋友。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天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老中医晒的中草药眼看着就要被雨水冲走，大人们都在睡觉午觉没人帮忙，李先后看到后，一招呼就有几个小朋友一起跑来，不顾巨大的雨点打在身上帮老人抢救，孩子们身长腿短跑得飞快，老人很感谢他们几个，就拿出五块钱让他们去买东西吃，李先后看老人递过的五元的票面，又是一招手，大家冒着瓢泼大雨一溜烟全跑走了。

看着几个孩子的身影消失在大雨中，老人感叹地说：“这孩子，挺义

气。”从那以后，这孩子就成了老人家的常客，也得到老人的喜爱。

在他高中毕业的一个周末，他大着胆去老医生那儿看看，想遇到小妹妹妹好说几句话。听老人说，女孩的父亲也就是他儿子，升了部长，搬到县委大院去住了。突然之间，他感觉自己这个小市民不配跟人家玩了。他转身刚要走，小妹从屋里仙女一样飘出来，悄悄给他手里塞个纸条，又风一样飘回去。

他急急匆匆跑回家，把门闩上才从兜里掏出纸条：晚上在东郊的棉纺厂北门第三棵树下。

李先后去得太早，天上的半个月亮还不是十分明亮，星星也只有看不清的几颗。他在那儿等一个多小时，半个月亮明亮了，星星也多了，小妹才姗姗而来，也不跟他打招呼，一直往郊外的方向走去，他心跳着在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这样一直走到了很远的一片稻田地，她才站下来并没扭头看他。

李先后走到她面前却不知道说什么，只好一个劲的挠头，小妹也较劲一样的不说话，他觉得实在挠得没趣了，才吞吞吐吐地说：“我高中毕业了，可能要去下乡。”

“哦。”她只这么一声依然没下文。

“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见面呢。”

她没再回话，又一次伸来手，他急忙情况下，又一次不自觉地想起少年的事来。

那是在他八九岁的时候，他从小个子长得快，理所当然地成了自己家那一带的孩子王。邻家有个小妹，才四五岁的样子，常常只是静静地看他们疯玩，他们打闹的笑时，她也跟着怯生生地笑，看样子很想参加进来却又不愿参与进来。一次，他大胆地走过去对她说：“别怕，来和我们一起玩吧，没人敢欺负你。”

他们从此成了好朋友。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天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老中医晒的中草药眼看着就要被雨水冲走，大人们都在睡觉午觉没人帮忙，李先后看到后，一招呼就有几个小朋友一起跑来，不顾巨大的雨点打在身上帮老人抢救，孩子们身长腿短跑得飞快，老人很感谢他们几个，就拿出五块钱让他们去买东西吃，李先后看老人递过的五元的票面，又是一招手，大家冒着瓢泼大雨一溜烟全跑走了。

看着几个孩子的身影消失在大雨中，老人感叹地说：“这孩子，挺义

连载

“我是和我丈夫一起来的。”法国夫人在一旁说道，“我把他介绍给你吧，小姐。”

一位戴着墨镜的老绅士走进了久美子的视野。他的头发几乎都白了。然而那张脸，分明是日本人的脸。不，久美子其实早就见过这张脸了。在方丈小屋宽敞的走廊上，他曾与这位夫人一同落座，眺望着庭院中的山石。那侧影，至今留在眼底。

当老人走到久美子面前，墨镜之后露出的却是温柔的眼神。夫人好像想起了什么，对丈夫小声说了几句话，然后便独自走开了。

“去海边看看吧。”老人对久美子说。久美子不禁心如鹿撞。真是不可思议，她明明是第一次与这位老人说话，但却能感受到一种莫名的亲切。节子的丈夫芦村亮一都不曾让她有过如此亲近之感。

“我叫野上久美子。”

“噢……”

老人深深地点点头。墨镜后的眼睛凝视着海面，仿佛他是在用全部身心听着这个名字。

“对了，我也得自我介绍一下才是。我叫凡内德。”凡内德的余光注意到了久美子的神色，他微笑着说道，“不过谁都觉得我是一个日本人。”

“您在日本住过很长时间吗？”

“是的。”老人点了点头，“我在日本上了大学，之前也一直日本生活。”

久美子沉默着。“小姐，”老人面朝大海，轻声说道，“令堂可好？”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托您的福，家母很好。”不知觉中，她就用起了和日本老人说话的口气。

“是吗……那就好……能有你这样的女儿，令堂一定很高兴。”

久美子默默低下头——好奇怪，为什么老人只问母亲，不问父亲呢？照理说这种情况不是应该问“你父母可好”吗？

“挺好。”老人温文尔雅地点了点头，“看小姐这个年纪，想必婚事将近了吧？”

口气就好像他们已经认识很久了。久美子没有一点点抵抗心理，反而觉得自己慢慢融入了老人的情感中。

回过神来，久美子蓦然发现，老人从胸口掏出一块手帕，隔着墨镜擦起了脸。

老人好像也注意到了久美子的视线，自言自语道：“海浪的飞溅飘到脸上了。”

之后，老人赶忙补充道：“我明天就要离开日本了。”

“哎呀，您要回国了吗？”

“嗯，是的。”老人坐在原地，微微动了动上半身，“在日本的最后一天能见到小姐，真是幸运啊。”

“非常愉快。”他说道，“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小姐。”

“什么问题？”

“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觉得……就像见到了一位很久很久没见过的亲人一样，好像见到了自己最想念的人。”

老人深邃的眼眸凝视着久美子的脸庞：“真的吗？你真的那么看待我吗？”

“是的，虽然初次交谈的人这么说很失礼……”

“哪里，哪里，谢谢你，谢谢。能听到这句话，我心里真的是太高兴了。”老人猛一点头，“小姐，我有个无礼的请求。我想给小姐唱一首我小时候喜欢的歌曲，作为在日本最后的纪念，小姐可肯赏光听一听？”

久美子微微一笑：“请，您请唱吧……”

老人挺直背脊，面对大海，开始哼唱了起来。也许因为年代实在久远，大半歌词老人已经忘却，不过，久美子情不自禁地和着老人一起哼唱了起来。

野上显一郎一低沉吟唱着，一边也默默地把手儿歌唱的声音和样子铭刻在心田。

鸟鸣叫为哈呀呀呀？因为在那高山上，有它七只活泼可爱的小宝宝等着它回家……

两人的合唱声盖过了涛声，声音飘向海面，又缓缓沉入海底。一股难以名状的感动，突如其来地涌上久美子的心头。她忽然想起，这正是自己上幼儿园时妈妈教会，和妈妈一起合唱给亡父听过的那首歌曲。

(完)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季平书法

深圳笔踪

王继兴

漫步大芬油画村

画笔一支犹似魂，画家蜂拥聚大芬。画廊阁楼争琳琅，斋号门牌挤缤纷。名山大川绘巨制，秋林烟村写小品。莫道色彩太炫目，满街俱是赏画人。

漫步观澜版画村

昔日久仰陈烟桥，今日访问版画村。雕楼池塘风尚古，竹丛蕉荫景象新。院院画廊色葱翠，户户翰墨香可闻。比邻而居竞异彩，喜看俊秀蔚成林。

访大鹏湾

大鹏湾畔大鹏城，近代史上留英名。三代五将铸口碑，干云豪气化雄风。枯草残碑斑斑墙，深巷人家明清井。悠游踱步石板路，百年风云涌胸中。

在海岸摄日出

海风若丝软酥酥，曙光如缕收晨雾。乾坤万里豁然亮，朝阳一轮喷薄出。碧蓝海波荡渔舟，峥嵘云霞舞白鹭。快门快慢不细计，老夫拍的是心图。

踱步“碧海云天”小区

“碧海云天”画意浓，树葱茏，花艳红。竹丛掩映，通幽有曲径。小溪迢迢潺潺流，声叮咚，小桥横。

手推婴儿车款款行，拂面风，柔且轻。

爱孙学语，唧唧如啼莺。老夫醉意沁肺腑，乐融融，天伦情。

听南国夜雨

梦境破碎夜雨狂，闪电亮，惊雷响。忽远忽近，夏夜炸枕上。雨鞭猛抽窗玻璃，若倒海，似翻江。

雨住时分天未亮，风拂帐，夜凉凉。

露滴芭蕉，依稀琴声扬。寻梦又沉诗境中，醒来时，霞映窗。

品南国早茶

他乡故旧约两仁，肉粥瓜果乌龙茶。临窗兼品烂霞霞。盘中味道如初恋，壶里光阴似梦华。倍觉诗意在天涯。

新书架

《斗宴》

陈以玄

烟花三月“名楼会”，扬州三大酒楼各逞绝技，美味层出，局面难解难分之际，变故陡生——来自北京的神秘刀客突然现身，招招指向各道菜的要害。三大酒楼输得心服口服，神秘刀客却不就此罢休，决然在瘦西湖边摆下“春江花月宴”，独身挑战扬州菜系！

决胜之宴，扬州厨界面临绝境，唯有找出已消失八年的“一刀鲜”，做出两百年前乾隆亲笔御封的第一名菜“烟花三月”，才能扭转战局。

岂料，这正是神秘刀客苦心孤诣设下此局的目的所在！

以命为赌的最后一战，“一刀鲜”是否会如愿而出，挽救危在旦夕的局面？传说中的第一名菜，竟关系着南北两大厨神家族的百年恩怨……

周浩晖，生于江苏扬州，清华大学工科硕士。周浩晖既是当代推理悬疑小说名家，著有“刑警罗飞系列”作品《凶画》《鬼堡》《死亡通知单》等，也是当代美食小说第一人，对家乡扬州的美食更是研究颇深，著有《三吃三套鸭》《拆烩鲢鱼头》《欢喜霸王脸》等美食故事。